

叙



粵自海疆肇釁畛域區分種族區分人心因之而區分我中國以積弱之種族介於物競天擇之時代苟不力圖振興極衰救弊將不

免起其耽視之心而恣其欲逐之  
念洞世變者計謀維新而其念之  
髮端蓋皆基於保種族以保種族  
爲念人人居種族之一部分無男  
女老幼貴賤皆有其責非可稍

爲寬假也然世變愈極王道愈雜人  
心愈漓綱常隨以淪喪相親相愛  
之義幾不知爲何事團體因之而  
不固國勢因之而不強人皆知有責  
人皆自弛其責其智者又或旁貸

其責興念及此能不為吾中國悲能  
不為吾中國同種悲能不為吾中  
國同種之前途悲古昔聖王所為  
平章百姓頑在九族既睦之後則知  
保種之方端自保族始積衆人便成

一族積衆族便成一國推之尊親即  
尊王之起點愛族肇愛國之先河  
造端甚微而影響甚大也然則譜  
牒之修其關係豈淺鮮哉序昭穆  
別長幼所以聯親愛之情也清生卒

識邱墓所以篤仁孝之思也他如  
辨異同分真偽別婚姻昭嫡庶  
以及排書小書隱寓一勵名節之  
意也推此親愛即知所以尊長推  
此仁孝即知所以全恩推此名節

即知所以自立蓋能自立必不至於  
失己能全恩必不至於平權能尊  
長必不至於犯上孟子曰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其斯旨歟  
至我譚氏之續修斯譜敢謂矣

中國之禍福于中國無加損也  
然究之斯譜之作其始念皆原於  
種族之界之嚴誠恐非我者其  
心異勢將區分我種族殲夷我  
種族我族衆因曉然於大勢之所

在遂憤然而往教宗收族之責思  
以結團體崇國威猶見我譚氏  
之裔皆為孝思所激異日移孝  
作忠為蒼生造福圖麟閣而顯  
雲臺者可預為我宗人羨也

然則是譜之修其意至深其功  
至鉅不獨我譚氏一族幸直可  
為中國幸直可為中國同種幸  
直可為中國同種之前途幸我  
宗人其毋自弛其責也譚氏之

子其庶幾乎至於源流之深遠  
枝幹之強茂賜姓受氏之榮耀  
則老序備矣昔

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仲冬

月上瀚穀旦闔族敬撰